

一位英國陶淵明的自述

撰文／郭瑩
口述／克里斯（英國）

英人最佩服科舉制度

中國人最喜歡提及古代的四大發明，認為是其文明古國的象徵。但英國人對中國人的發明最為佩服的要算是科舉制度，這是中國人對世界文明的傑出貢獻，18世紀末時英政府還曾派特使赴中國取經。18世紀下半葉，當時英屬印度殖民地的英國殖民官僚貪污腐敗劣跡纍纍，英政府決意敦風厲俗。有謀士進諫中國實行的科舉考試選拔官吏制度，很值得借鑒。英政府遂派出考察團到中國打探虛實，當英國人看到中國的官吏通過考試達到有序任用、照章升擢，不禁肅然起敬。英國人討得科舉制度這一「文明利器」回國後，開始創立自己一套日後聞名天下的Civil Service（文官體制）。此文官考試機制先在印度試行，成效卓著後便開始在英國本土及日不落帝國的屬地廣泛推行開來。

英人不曉鴉片戰爭

我8歲那年的一個下午，隨媽媽去食品店購物。街上一位騎自行車的男子從我們身旁擦過。媽媽指點著那人說：「這個人是瘋子，他居然能看懂中文。」我至今記得那中年男子一頭愛因斯坦式的爆炸髮型，更可怕的是他頭髮的顏色火紅火紅的。那一刻我的確相信自己撞見了一個傳說中的魔鬼。

1966年我正讀高中，學校的外語課是拉丁文和法文。我酷愛拉丁文、法文的詩歌，有天在學校圖書館裡，我像往常一樣在詩歌書架旁徜徉。當我抽出來一本美國詩人龐德的詩歌集

時，緊貼其內的一本薄薄小冊子隨著掉了下來，這是龐德翻譯的中國古典詩詞集。我嚇了一跳，沒想到中國居然會有詩詞，這對我來說太新鮮了。隨手翻翻我立即就被吸引住了，從未見過如此清新風格的詩詞。一星期後，我找到20世紀初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(Arther Waley)寫的《鴉片戰爭》，對我來說這又是一個驚奇。因為英國歷史教科書中隻字未提過這麼場戰爭，一般英國人對此一無所知。在大英帝國的歷史長河裡，這段時間短暫，東亞局部發生的「小戰役」微不足道，再說英國人在這場對華戰役中亦沒什麼了不得的傷亡，故英國人認為不值得提及它。事實上，在鴉片戰爭那一年，英帝國的廣袤海外屬地東南亞、中亞、非洲、澳州等地區，有許多比對華「貿易之爭」更值得著墨的重大事件。

讀《鴉片戰爭》其中一則故事留給我深刻的印象。當年英皇特使朝見中國皇帝時，中英雙方曾為特使是否在大清皇帝面前下跪爭執不休。最後中國皇帝表態說，洋人要割地賠款我都給他們，但他們在朕面前不下跪，絕不讓步。後來達成的折中方案是，英特使在中國皇帝面前照搬拜見英皇的規矩，單膝下跪。讀完這段中國歷史後我仍意猶未盡，馬上又找來韋利翻譯的中國古詩詞。真意外和難以想像，中國人居然能創作出如此高雅、感人的詩歌。數月後報紙上登出一則消息，愛丁堡大學將新開設中文課。當晚我躺在床上輾轉不眠地思量，幹嘛不去上大學去系統地學習中文，這樣我就有機會讀中文原詩而不需借助

譯本了。

次日清早我致電大學行政辦公室，與主任約好了會面時間。三天後待我坐了兩小時火車如期赴約時，主任卻將有位怪異的小伙子想學漢語這檔子事忘在腦後，我撲了個空。回家後我繼續聯絡該主任，再次表達期望學習中文的決心。直到開課前夕，中文系千辛萬苦地總算從全英國網羅來五名學生。當我告訴高中的拉丁文和法文教師將上大學漢語系就讀時，拉丁文老學究連連讚賞我超凡的勇氣。但那位法文女老師卻一個勁地搖頭聳肩，試圖規勸我「不要浪費你的大學時光，還是去學點任何有用的東西吧！」

中國文化如圍棋般奧妙

大學課堂上第一次從錄音機裡聽中國話，那感覺令我灰心極了，聽上去所有的聲音全是一個調調，這麼近似的發音如何來分辨，我們何年何月才能聽懂呢？怪不得西方人稱中文為天書。第一個學期下來，我的口語四聲仍舊一塌糊塗，磁帶裡的漢語對話始終只聽得一陣哇啦哇啦。旁人看我們中文系的學生認為是一小撮「考古學者」。記得第一次去大學圖書館借閱中文語法課本時，那位家庭婦女模樣的中年館員，眼睛從拖到鼻子的眼鏡架下端睨著我，愣了一會兒問到：「中文語法，那個語言不是早廢除了嗎？」大學期間在愛丁堡，我只見過兩個40年代從大陸來的移民，街上有幾家香港人開的中餐館，但他們都只講廣東話。有兩、三次，倫敦的中國使館官員光臨我們的中文課，官員的演講通篇是吹捧中國文革的大好形勢，我著迷的中國文化他們隻字不提。我向他們請教孔子、孟子及中國古典文學，得到的回答是中國正在破四舊，為此我特別難過失

望。

入門中國文化恰如玩圍棋一般，簡單的遊戲規則不一會兒就解釋完了，真正玩起來後才漸領略到正因為「缺規少矩」，老外「自由發揮」起來實在太辛苦。初學漢語的西方人聽說中文沒有動詞變化，也沒有陰性、陽性詞匯及單複數，很是興奮，認為很幸運地躲過了如法文般難啃的動詞時態變化。但當他們真正接觸起漢語後，就會發現單是中文裡數不勝數的量詞用法，其複雜和捉摸不定，足以令老外體驗到「上了賊船」的痛苦。比如英語裡有Chinese Puzzle（中國迷宮）一詞，就是用來比喻晦澀難解的問題，而Chinese Boxes則是意喻事情太複雜。若西方人聽不明白某人的談話時會說：「你簡直是在講中文。」

實踐陶淵明的修身哲學

大學畢業後由於我痴迷老莊、陶淵明的修身哲學，我決意模仿中國古代聖賢的生活方式，隱居到蘇格蘭深山鄉野裡，自己闢了一塊荒地躬耕自食。「羈鳥戀舊林，池魚思故淵。開荒南野際，守拙歸園田。方宅十餘畝，草屋八九間。榆柳蔭後檐，桃李羅堂前。暖暖遠人村，依依墟裡煙。狗吠深巷中，雞鳴桑樹顛。戶庭無塵雜，虛室有餘閑。久在樊籠裡，復得返自然。」我知道兩千年前我所景仰的陶兄曾如此這般地融入大自然。我一邊務農，一邊研讀中國古代哲學、元曲及明清小說，並為報刊撰稿賺取生活費。編輯們對我的英文風格深感驚訝和新鮮，報社來信讚美我「難以想像，如天使般的行文」。我深知那是因為「起承轉合」的中文寫作玄機啟發了我的思維，璀璨的中國文化給予我享用不盡的靈感。直至今日，我仍堅持用中國文學的技巧邏輯來下筆英文散文。 翽